

# 我所认识的尹任先弟兄

姚如云\*

1931年9月，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年官员尹任先(Ernest Yin)，在山东烟台任职的期间，接受了救主耶稣基督。以后通过接触，对内地会教士的信心与为人日渐了解，深知该会的工作非同一般；而对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“Chefoo Schools”，亦即名闻西方的“芝罘学校”，印象更为深刻。

“芝罘学校”包括三所分别为男女青少年和幼儿设立的学校。教员都是本会教士；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也奉献给培养学生身体、知识和灵性的教育事业。他们创造了一种温馨的家庭气氛，使不同国籍的孩子，都能在其中受到好的教育，获得均衡发展，为日后回国深造打好基础。联想到自己日渐扩大的家庭和孩子们的灵命，尹先生便开始祈求神说，如果是祂的旨意，相信总有一天，神也会赐给中国青少年这样一所传播基督福音的学校，并使用她影响中国的未来。

他为此祷告了将近十年。在1937-1945年中日战争期

间，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中国政府，被迫从南京迁往四川重庆。身为政府财政部官员的尹任先，自然随同西迁。官员们多在城外居住，为的是躲避敌机轰炸。尹先生和夫人丁素筠(Faith)，也带着六个孩子来到重庆北郊，在成渝公路旁群山环抱的小镇山洞住了下来。几间茅屋，一道刷上白灰的土围墙，便是他们的家。周末，尹先生从市内归来，在此与家人团聚，共享天伦。

不久，任先夫妇便利用他们简陋的住所开始了家庭聚会。除主日崇拜外，每周还有几次晚祷。附近海军部和陆军大学的军官，以及政府官员等常来聚会。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团体，不久便在周围不信的人群中有了名声，成为活的见证。此时，内地会总部也从上海迁到重庆。尹先生与该会负责人的接触开始增多。

正是在这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里，尹先生多年祈祷中所见的异象，却变得清晰起来，最后成为现实。当时中西教会的负责人，也为建校的事多有祈求。回忆录的读者不难想见，它的经历何等艰辛。总之，神为我们所开的路就是，在尹先生宅旁的山坡上买到了地皮，校舍于1942年动工兴建。

很久以来，尹先生就深信神为学校已经预备了校名校训，校名就是“圣光”。1943年2月初，当首批家长率领学童前来入学时，学校正式成立。校董会由尹校长的主内同工和政界挚友组成，人数很少。教员则是由他特聘的华人基督徒。内地会也应邀派出加拿大和英籍教士各一人协助。作为英籍教士的我，既是“芝罘”的毕业生，后也曾回到该校任教一年。圣光第一学期招生一百名左右，设小学六班、初中一班。四年后达一百六十

人，因而扩建了校舍。

奉献礼拜在学校礼堂内举行，由全体校董、教职员工和几位家长学生参加。内地会总主任、已故弗兰克·华福兰会督发表了简短讲话。讲台上方贴着校训“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”(提前 1:15)。这十二个大字，从建校的第一天起，就提醒在圣光为神工作的仆人，告诉他们：这是一切言行的基础。此后，包括朝会晚祷等各种聚会都在这里举行，直到战后迁往苏州。

所有参加这一拓荒事业的人都认识到，圣光可能是第一所中国基督徒自建自管的学校。她不受外国教会或董事会的控制，也没有西方财政的担保。在尹先生深思熟虑的建校计划中，既注意随时与教会领袖协商，又积极争取政界朋友的理解与支持。他从十分关心此事的官员处获悉，一旦“圣光”试验成功，国家教育事业的方向，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
这就是为什么回忆录的作者说，他感到自己负有巨大的责任，使他必须把整个事业放在恒切的祷告中托付给神。每逢周末，尹先生公毕返校，便召集全校教职员工来到主前，详细地检讨工作，研究问题，最后跪下祈祷，同心合意寻求神的旨意与祝福。他常常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勉励同工：“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不住的記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工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”此外，从第一学期开始，教工便坚持晨更，每天早餐前，用十五分钟轮流为一个班级祈祷。一人念出全班学生的姓名后，众人同声开口。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苏州。圣光校友当你今天得知，当年在校每天起床时，就有人为你祈祷的事实

后有何感触？

学生家长中不信神的人居多，但入学时他们都签字表示赞成让其子女接受基督教育。学校也讨论过怎样施教为好。圣光要求教师活出基督的榜样，而不是在课堂内宣讲圣经。全校师生只需每天课前参加半小时的朝会，唱完赞美诗，每周请一位教师，轮流讲解圣经，从创世记开始，最后祈祷结束。圣光是寄宿学校，星期日午后，还为周末留校的学生和校外稚龄儿童举办主日学。

在山洞镇的四年期间，尹校长曾邀请张怀德、赵君影、于力工、计志文、江守道、贾玉铭、倪栢声、王明道等许多著名的中国神职人员来校主领聚会。灵性丰盛的外籍传道人，也同样受到邀请。神的忠仆宣讲福音清楚而有力，造就了留校听道的师生。不过学生自动组织起来查经聚会，还是从第二学期开始的。我们不能指望过去很少接触福音的青少年，在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之前就那样做。

第二学期，在战时重庆各大学中连续带领奋兴聚会的赵君影、于力工牧师，也到圣光布道一周。那一周里，除了朝会布道和晚间特别聚会外，还在课外做了大量个别工作。神应允了我们，那渴慕已久、拯救灵魂的收获季节到来了。邵遵澜牧师是其中的一位，他的灵程便从这时起步。其余的在今日华人教会中虽不甚知名，但也都是通过历次聚会或每日朝会，聆听圣道蒙恩得救的。时机已到，这时应该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基督徒团契，每周聚会，彼此劝勉，以坚定信仰的幼苗。

这是神的工作。中西信徒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，持续到了日本投降。由于校董和多数家长原籍北平、上海、

南京等地，复员在即，学校便面临迁校或停办的选择。多次祈祷蒙神应允，终于找到了临时校舍。一九四六年，由师生组成的两个迁校小组，乘船从重庆沿江东下，千里迢迢地来到苏州，重建圣光。

大批山洞时期的圣光同学，纷纷说服家长，重返母校。以他们为核心，师生亲密无间，中西珠联璧合的圣光原始校风，再度发扬光大。正当前途看似光明，一个为圣光高中毕业生开办基督教大学的方案，也在尹校长胸中渐趋成熟之际，共产党的接管使一切化为泡影。不难想见，那时尹校长感到的困惑和精神痛苦有多深。他已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愿为这天国的工作竭尽余生，可是只有短短的八年便告结束。然而，任何政权也摧毁不了圣灵在人们心中的工作。时至今日，一些四五十岁的华裔男女，无论他们散居何处：在东南亚、台湾、北美、英国，或仍留居大陆，回首往事，都无不感到圣光年代是自己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。一位当年的学生这样写道：“周围的朋友都不理解：为什么我们的老同学这样难舍难分。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还记得三十年前同学的姓名就不错了。是‘圣光’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的；最近的几次聚会便是证明。”

尹任先是神忠实的仆人。通过他，东方和西方的基督徒共同携手，为神作工，建立了宝贵的联系。今天已有属灵的果实显现出来。然而全部的功效，只有回到父神面前才能数算。

尹任先弟兄的个人特徵如何？为人怎样？神为何重用他？这些问题，是一个自始至终在圣光与他亲密共事的人，应该作出回答的。

在外表上，他身材不高，体格健壮，眼睛明亮，人过中年，依然精力充沛；在性格上，他有耐心，好深思，且思维集中，从不忽略细节；待人谦虚热忱，安详机敏；做事果敢，老成持重，不屈不挠。平时不苟言谈，听见笑料忍俊不住的表情，却又令人难忘。

然而最可贵的，还是他对父神的信心从不动摇。自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并把今生托付给祂以后，尹任先弟兄对神的认识和爱心与日俱增。平时谈吐包含着信心的亮光，朴实真切。他渴慕神的话，笃信神的应许，生活在恒常恳切的祷告中。神的国在他心里，他热爱同胞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总想带领他们像自己当年那样来到神的面前。从建校直到结束，所有圣光同工，我们为能认识神的忠仆尹任先弟兄，并见到神藉着他所成就的一切，无不感到荣幸，感谢赞美主！

\*姚如云(Gordon George Aldis, 1905 — 1988)，内地会英籍牧师，长期在圣光执教。此文作于1985年5月24日，题目为译者所加。